

胡湘玲◎著

不只是 盖房子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玩泥巴拌木屑的汗水假期



清华大学出版社

胡湘玲◎著

不只是



盖房子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引进版图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10-44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只是盖房子/胡湘玲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302-25250-4

I. ①不… II. ①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5050号

责任编辑：徐颖 秦裕

装帧设计：谢晓翠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45×210

印张：5.75

字数：163千字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32.00元

[自序]

起家

2004年2月底的一个中午时间，跟熟识与才要熟识的朋友约好吃饭。通常在交换名片、询问点餐意见之后，等待上菜这段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暂停”，是决定之后谈话是否投机与热烈的关键。

“我听到说，你在潭南盖起了一栋房子？”即将熟识的朋友用典雅的河洛语开始话题。

愣了一下的我说：“对！是去年3月。那时候有一两百位志工参加。”

“对呀！报纸都有报得很大。”熟识的朋友热情地补充。

相较于朋友的热情，我有点反应不过来的迟钝。打从去年（2003年）3月30日粗坯屋完成，随着一群既吵闹又热情的朋友离开在潭南盖房子这短短一个月的“山居岁月”，这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状况外”的问题。说“状况外”，不仅因为那位即将熟识的朋友的确不生活在这个盖房子的脉络中，也因为我乍遇这个“起家”的问题。

在这短短的暂停时间，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一位老师的故事……

念研究所时，台湾还处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未开初开的暧昧与混沌中。教发展社会学的老师每每提到他在结束美国的学业回到家乡的旅程中，当飞机逼近见得着台湾岛屿的上空时，挑起他心里“黄昏的故乡”的吟唱，涌出的泪水就再怎么样也藏不住了。

这样的经验，是始终奔波往来于台湾与德国间的我，所无法想象与体会的。或许是时间与社会的脉络已经远去，可是，这却无法回答我自己“哪里是故乡”的问题。于是，在2004年2月底的一个中午时间，我与熟识与刚熟识的朋友一起吃饭的谈话里，藉由一个状况外的提问，潭南协力造屋的影像又在我眼前演了一次。的确，事情没有结束。因为家的意象，就在脑海浮现的人影与人声中流泻了出来。

以前我对家的系念牵在一条对家人的情感与责任上。现在，我对家的系念更联结在许许多多朋友共同的努力上。与土地的亲近，从来都存在于我未启蒙的蒙昧领域。因为动手盖起站在潭南的房子，朋友、邻里、土地与生活，突然之间才在我的知识领域成为立体与活生生的存在。所以，我跟刚刚熟识的朋友说：

“这栋房子好像是帮我盖的。”

好多朋友都曾说过这句放话，今天也从我心里冒了出来。

似乎是帮我为我这个话题做个总结一般，朋友说：“我想，那不只是‘盖房子’，也是‘起一个家’。”

是的，我们一起起了一个家，找到一个心可以有所系的地方。那个地方在我妈跟我说“下次也要当志工”时，在好友纷纷上山

加油打气时，在感觉生气无依却在期待中冒出朋友支持与安慰的笑脸时，在大家诉说故事寻找知音时，在来来回回、上山下山，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中，也在期待、失望、争辩、讨论与放松的学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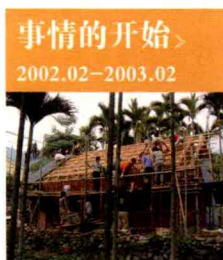
在脱轨之后的许久许久，也在大家回到正常生活之后的许久许久，2003年3月在潭南的盖房子之所以舍得记忆，就在于我们不仅记得，而且还持续地诉说与传递这个故事。在绣莲回到老家，用爆米花锅子把一串串像极小圆满的咖啡果实炒成诱人香味的巧思中；在小非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态度，与中寨的朋友滴汗经营溪底遥拂丁与老朋友龙眼干的努力中；在珂辉随着季节松土、施肥、套袋，独自在山上种甜柿，却将收成留给老天与土地的农夫信念中；在叶畔与“欢喜扮演团”在“国家剧院”演出“春天的花蕊”，与我们在山上分享老人剧团里比戏还像戏的真实人生中；在围绕槟榔花香与谷长老、Ziang与村长围坐该走向何方的细谈中；在湘孜经过层层抽剥心绪，试图找到重点的纪录片拍摄中；在大家回到生活一次次见面寻常聊天说地中……

我们2003年3月在潭南的故事，我们一起动起双手劳动的故事，我们一起盖房子、一起起家的故事，就带着距离踩踏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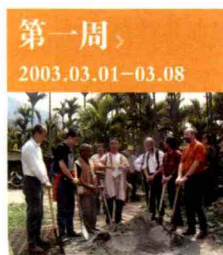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1 | 自序——起家



- 8 | 想家
- 10 | 小小的善念
- 14 | 招募志工的信
- 17 | 一场“大家”的脱轨演出
- 21 | 到潭南的路
- 24 | 事情不会自然发生
“小志工”阿布行前日记 苏钰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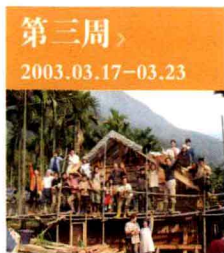


- 32 | 请问到哪里洗脸刷牙上厕所
- 35 | 真是抱歉！现在才跟你说“我来了”
- 37 | 为什么盖给他？
- 39 | 我想回家了
- 41 | 从张全程与许全程开始
[志工回想] 最好的胎教 黄金凤
- 46 | 派工时间
[志工回想] 何其有幸 何兴亚



第二周

2003.03.10-03.16



第三周

2003.03.17-03.23

- 50 | 报平安
- 52 | 明天的菜在哪里?
[志工回想] 在理想与生计间 刘佳林
- 57 | 第一个星期结束
[志工回想] 盖大家的房子 苏钰茹
- 64 | 纪录小组
[志工回想] 拍友善的纪录片 胡湘玫
- 68 | 人生就在生活中有意义
[志工回想] 回到老老家 邱绣莲
- 75 | 迪特里希与斯特芬到
- 76 | 事情总要有个整体规划
[志工回想] 有一个理想，想要去实现
林崇熙
- 80 | 第二个星期结束
[志工回想] 动手造屋，造的是人和房子的感情 陈懿铭
- [志工回想] 建造房屋的意义 龚卓军
- 96 | 小朋友进工地
[志工回想] 我把心留在漳南 何亮旻
- 102 | 落入凡间的仙女
[志工回想] 生命是一段长途旅行 张友渔
- 107 | 别担心、别紧张
- 109 | 无形的房子
[志工回想] 土墙里的种子 曾旭正

- 114 | 第三个星期结束
[志工回想] 因为有梦我们相聚 陈婉婉



- 120 | 为什么上山?
[志工回想] 我们的房子 叶晔
- 126 | Unglaublich——不可思议——Incredible
[志工回想] 一期一会 林兰芳
- 132 | 演讲比赛
[志工回想] 勇士复出 陈博文
- 140 | 终于换季了
[志工回想] 苗钻出土了 吴佳静
- 146 | Do It Ourselves——盖“友善的房子”
- 147 | 工头日志
-
- 172 | 结束语 不只是盖房子
- 175 | 后记 离(不)开
- 177 | 感谢



事情的开始》

2002.02-2003.02



想家

家乡农历新年的年关近了，在昏暗的冬日黄昏里，我坐在环伺书籍十多平方米大的办公室里想家，想象在家里的人们正怎样地准备着，好度过这即将过去的一年。我只是透过电脑，透过网络里的人声喧哗，试图在学校既漫长又孤单的研究工作里，找到一些亲切与熟悉的话语。

那是2002年的1月，在网络里不仅寻得家乡的人声，也听到哭泣的声音。因为年关将近，“九二一”灾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

这类的新闻或许早已经不是新闻，许多令人黯然的景况，其实不会、也不应该是伴随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不过，许多事情之所以对我产生冲击，并不因为那是一桩被报导的新闻，也不在于“新闻”的立即性。而是因为我远远地生活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异国，透过时间与距离，令人黯然的景况，既不是新闻也不是事件，反而以一种脱离现实的“真实面貌”呈现。在2002年1月的隆冬里，许许多多过期的报导，当然也包含许许多多已经成为旧闻的人生与人声，常常挂在我这个没有“九二一”经验的人心上。我想，一直以来我是清楚的。特别是在自己也处于一种随时需要帮助与问候的情况下，来自亲身实作的生活经验，在这个凄冷寒冬里让我开了心眼，突然明了新闻字眼“自杀率”在统计数字之外的意义。

所以，德国家园协会为车诺比（注：即切尔诺贝利）核灾灾民寻找新家、打造新家的事迹，在“想‘家’”的脉络下，成为我的非常碰撞。

一样是灾难的现场。发生于苏联车诺比的核能灾变，从1986年4月26日一直到今天，超过两百万的居民仍然居住在受到高剂量辐射污染的

白俄罗斯、乌克兰与俄罗斯。他们仍然在寻找，寻找一块干净的土地，好让他们在土地上建造可以自由呼吸、耕种与生活的“家”。在远离核灾现场的台湾岛屿，“九二一”的重建似乎始终赶不及灾民放弃自己与放弃未来的速度。可是这些在新闻字眼里“活不下去的灾民”，所求的不也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家”吗？究竟，什么是“家”？是一辈子背负贷款沉重的壳吗？是标示着景气指针、价格上升下降与市井小民毫不相干的房地产业吗？还是得累积足够的资产，才能成的“家”？

我不知道，但是我寻求答案。究竟在我长长的异国生活中，透过网络的联系，透过与家人与朋友的联系，想象那个我不能亲自参与的部分。那个部分尽管没有我的参与，可是却有我的系念。那个部分究竟是什么？我想，或许那就是我寻找答案的地方。

于是，在2002年2月1日，我在平日最有联系的Science Study Mailing List网络社群写下我最初的想法。其中讲到，德国朋友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每年夏天捐出三星期假期前往白俄罗斯，以劳动度假的心情，与车诺比核灾灾民一起以健康、自然、就地取材的建筑方式，以木为梁，灌注黏土与木屑造墙，以团体、小区参与的互助形态，用未经专业训练的手，协力盖起房子。这个故事开始在朋友的网络间流传。

从黏土木架传统建筑方式的营造，我逐渐看到一条连接家的丝线，在人际网络中串连起来。

小小的善念

许多上山盖房子的朋友们说，2003年3月在潭南盖房子的这件事情开始于“一个小小的善念”。可是一个小小善念的实现，并不在善念涌现的那一刹那。特别是在事情即将成形的2003年2月20日，同在Science Study Mailing List的好友林宜平提醒我：“南投乡间灾后住宅的问题，不只在建筑技术，也在土地……一块百年祖厝（注：即祖屋）的土地，可能有一两百名继承人，出钱盖房子的往往是住在都市里‘衣锦还乡’的宗亲，而真正住在被震垮的祖厝里的，却又常是宗族里无法在都市丛林里讨生活的穷亲戚们。到底谁拥有土地？谁拥有祖厝？谁拥有重建后的新建筑？我故乡的林姓宗亲们至今还无法解决纷争……”

的确，住宅与重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技术使用，社会生产的关系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活动就产生根本的转变。而小小善念的初始，其实根本不能保证什么，特别是我们处在一个既是联系也是脱离的脉络中；特别是，因为早已习惯世事不关己的世故，善念是否具有意义，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到底能够记得多久。所以，在“事后”仔细的追究，我想这个善念的持续与终能有所实践，或许不仅仅因为系念在心的“九二一”灾难，还更因为在德国所经历到的感动联系到我在家乡的系念——一个除了政治抗争之外不同的能源思考，一种对未来乐观的想象。

2002年2月，我回到家。许多许久不见也不常联系的老朋友，似乎在一夕之间，在这个小小善念的引发下，纷纷因为共同的话题而现身。不仅是在学术圈的朋友们，在运动界的朋友们也为我恶补不曾涉足的“小区营造”。“九二一”地震不只是灾难，同时也震出人与人之间的相知与合作，当然也震出资源分配的纷乱，以及在纷乱下的竞争、持续



与退出。这些，都是我从来未曾听闻的。

在电话中我跟清大彭明辉老师谈了很久。他曾经全力投入“九二一”灾区重建，却在现实的倾轧下不得不中途退出。以他在灾区的经验，他跟我说了自己“退出”的心路历程，还讲了在“五分之三的民间团体是为了个人利益，社会服务团体有存活问题”的实况下，“找出需要的人，是最困难的事情”。

当时离灾后已两年有余，时间已经把有钱的、没钱的、有能力留下重建的、被迫离开的做了一次淘选。“留在灾区的弱势族群，不是失业就是既老又穷。他们不是不需要帮忙，而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忙了。”彭老师分析得既肯定又充满遗憾。于是在彭老师的引荐下，在2002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二，据说以类似“自助助人”的方式在灾区进行重建的谢英俊建筑师来到彭老师清大东院的住处。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短暂、匆忙，还是在见面的途中临时敲定的，我原本以为这是特殊的年节现象。在后来几次的事先约定中，不论是从南投到宜兰经过台北可能的停留，或者是途经新竹可能挤出的一个小时，无法如期达成协议似乎成为谢英俊忙碌下的宿命。彭老师说：“理想很好，实践很难。”难，可能就难在于已经无法改变、甚至已经无法察觉的积习。不过，这毕竟不是在当时的我所能观察到的。

愈与朋友联络，愈从朋友的经验中听到不同的故事，愈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特别是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不停地出现在团体、联盟、民间组织、政府单位的人事牵连与利益纠葛中，我找不到自己观察的位置，更不要说实践什么善念的立足点了。3月初，在该知道的复杂与困难都已经被告知了之后，我途经埔里来到日月潭，来到谢英俊在伊达邵的“老巢”，见识他以轻钢构试图为原住民“自立造屋”的基地。如果顺其自然地发展，我小小的善念可能早已经夭折在以学术理性来分析这



一个小小的善念，牵动起“自助人助”的心愿，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起来，共同努力。2003年3月，台湾“九二一”地震后，在发起人的感召下，许多志工纷纷赶往南投县信义乡潭南村，徒手为灾民搭建房屋。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在付出心力与时间的同时，都感受到了人们相互间的真挚情意。

完全无法理解的混乱中。然而，在混乱中，我来到鱼池乡社水小区大雁里鱼雁巷。车行经过站在路旁一栋完全废置的建筑，让我重新检视曾经充满疑惑的想法。就是透过德国黏土木架屋（Fachwerkhäuser）的图像，我的眼睛才真正“见着”这在20世纪盛行于台湾中部的穿斗式建筑，才“见着”竹编泥墙与大木结构在台湾传统社会人声嘈杂中的互相帮忙的精神。在这里我才放下心。原来，在德国被启发的建筑概念不是“引进”，因为我在这里“发现”了传统。

在混乱中，我拜访了位于中正村阿义的家。对比于警察哥哥贴满二丁挂（装饰外墙的一种瓷砖）水泥“洋房”的富丽堂皇，阿义在他以轻钢构自立造起的家中，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们说着他用捡来的石板铺

地。我问他喜欢自己的，还是哥哥的房子？

“要是有能力，谁不盖水泥房子呢？”他回答。

“我就不。我也自己盖房子，就跟你一样。所以我知道你的厉害。”我看到他的眼睛闪了一下。我想，我看到家的成形，也遇到自己最初小小的善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竟然开始以“一起做点什么”来为意志消沉的朋友打气，开始跟运动界的朋友讲起在2003年3月即将发生的协力造屋。我想，这当初小小的善念已经成为理性思考后愿意承接的责任。





招募志工的信

在3月潭南协力造屋计划中，我们与谢英俊合作尝试使用黏土作为建材，以大木构，也就是劳力密集的建筑方式，来策划这个工作营。因为唯有劳力密集，以及将技术的复杂度降到最低，以成熟的工法对环境友善地就地取材，才可以将我们藉由劳动与实践的沟通效果发挥到最大。同时，这也是对居住者应有的尊重——我们不应该也不允许拿他人的安居来进行任何一种实验。而这种工法，在德国、白俄罗斯，以及台湾，都不是陌生的建筑方式。

2003年1月4日。天气阴霾低沉，室温低于零下12摄氏度，我坐在家里一张既临时又克难的书桌前，像是把烙印在心里的话直接抄录下来一样，写下招募志工的信：

如果以下所提，碰撞到你心里挣扎已久、想放弃又不甘放弃的努力，触动到你始终不能被麻痹的理想神经，激起你长久以来实践生活的期望，那么，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诚挚邀请你参与我们2003年3月，与谢英俊建筑团队合作的工作营——为灾民盖一栋黏土木架屋。

透过大家合力动手的参与，或许在那里，我们可能共同厘出一个建筑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社会与世界的想象，一个“我们的社会该走向哪里”的共同价值！



如果你曾经长期投身社会运动，为打造“较好的台湾”而努力；或许你还坚持在这辛苦的位置；或许你已经因为对台湾社会的失望而选择离开；或许你仍旧充满兴致积极努力；或许你已经感到疲倦，不知道该走向何方。